

论无产阶级领袖的 伟大作用

人 民 出 版 社

论无产阶级领袖的伟大作用

中共湖南省委写作组

人 民 出 版 社

论无产阶级领袖的伟大作用

中共湖南省委写作组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2.75印张 44,000字
1977年12月第1版 197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3001·1606 定价 0.18 元

目 录

前言	1
一、深刻理解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 群众四者关系的学说,正确认识无产阶级 领袖的伟大历史作用	11
(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无产阶级 领袖是人民群众的杰出代表	13
(二)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无产阶级 领袖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 导师和舵手	19
(三)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领袖 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者	30
二、无产阶级领袖是在革命实践中产生, 并为群众所公认的,而不是自封的	41
(一)无产阶级领袖是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	42
(二)无产阶级领袖是在革命实践中为群众 公认的	47
(三)“领袖自封”论的荒谬性和反动性	55

三、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 是我们的好领袖、好统帅·····	62
(一)华主席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的伟大 历史作用·····	63
(二)华主席一贯忠于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 的好学生、好接班人·····	68
(三)华主席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考验的 好领袖、好统帅·····	77

前 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了。八亿人民笑逐颜开，心花怒放，坚决拥护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欢呼华国锋同志当选为党的主席，欢呼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诞生。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中，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取得的，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进行的。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中国革命所经历的各个阶段中，为我党制定了唯一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保证了我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毛主席的旗帜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旗帜。我们一定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让毛主席伟大旗帜的光辉，照耀千秋万代！

在毛主席逝世以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革命遗志，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代表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在革命的转折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粉碎

“四人帮”伟大斗争的胜利，又一次消除了我们党内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大隐患，保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我国上空高高飘扬。华主席是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典范。全国人民为有华国锋同志这样的英明领袖，为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而感到无比幸福，无比自豪！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领袖的伟大旗帜，是革命人民战无不胜、坚无不摧的保证。因此，关于如何看待无产阶级领袖的作用的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一切真正的革命者从来都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把维护无产阶级领袖的历史地位，继承无产阶级领袖开创的革命事业，捍卫无产阶级领袖的革命旗帜，作为自己崇高而神圣的职责。而一切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则总是千方百计地妄图否定无产阶级领袖的历史作用，砍倒无产阶级领袖的伟大旗帜，磨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锋芒，用修正主义毒害群众，以达到篡党夺权，维护或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目的。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席卷欧洲，国际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迫切需要加强领导的关键时刻，以混入第一国际的大野心家、阴谋家巴枯宁为头子的无政府主义者，竭力否认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鼓

吹二十四小时内一举消灭国家，以实现“各个阶级的平等”，大肆宣扬个人“最充分的自由”，反对任何权威，恶毒咒骂马克思是“从头顶到脚跟”的“独裁者”，根本否认领袖的作用；他们从公开打出“反权威主义”的破旗，发展到召集所谓“反权威主义”的分裂大会，妄图从内部来破坏第一国际这个革命堡垒。巴枯宁的罪恶阴谋遭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坚决揭露和毁灭性打击。马克思、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真正目的是“破坏国际”^①，妄图“用各种最卑鄙的手段夺取国际的领导权”^②，“偷换国际的纲领”^③，从而把巴枯宁“自己的名字当作一面旗帜”^④来取代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旗帜。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透彻地驳斥了巴枯宁主义反权威的谬论，保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十九世纪末，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不幸逝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因为贩卖机会主义理论曾经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痛斥，一再表示“悔过”的伯恩斯坦一伙，这时完全撕下了伪装。他们借口时代变了，叫嚷要“修正”马克思主义，甚至公开诬

①③ 《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156、159页。

② 《恩格斯致菲·范——派顿》（1883年4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39页。

④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1870年4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87页。

蔑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共产党宣言》，是什么“彻头彻尾的布朗基主义”。1899年，伯恩斯坦抛出了臭名昭著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成为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纲领，使各国机会主义分子都麋集在伯恩斯坦的黑旗下，——他们“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①，修正主义思潮从此成为了一种国际现象。列宁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与伯恩斯坦、考茨基和各国的修正主义者进行了长期的、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另一方面当时德国党内的极“左”派利用第二国际的破产，出现了大批修正主义头目的现象，再次掀起“否认领袖”“取消政党”的逆流。他们荒唐地提出“是党专政，还是领袖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的蛊惑人心的口号，明目张胆地把政党与阶级、领袖与群众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给党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以致使列宁不得不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那个“主要的敌人”作斗争的同时，又向“另一个敌人”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列宁指出，德国“左”派的错误实质，是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

①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24页。

袖”①。

在列宁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混入俄共（布）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托洛茨基一伙猖獗地活动起来。他们不择手段，纠集了包括布哈林分子在内的一切反列宁主义的分子和集团，先是抛出所谓四十六名反对派分子的声明作为反党纲领；接着又发表公开信，在假惺惺地赞扬列宁的同时，攻击和诋毁列宁，对以列宁主义为旗帜的布尔什维克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他们歇斯底里地叫嚣苏维埃政权“必遭灭亡”，诬蔑党“官僚”化和“蜕化”了，扬言要把根据列宁的提议而加以禁止了的派别组织恢复起来，诡称这才是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他们还无耻地吹捧和抬高自己，把自己描绘成为“十月革命的唯一领导者和组织者”，妄图以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改变党的路线。斯大林高举列宁的旗帜，为捍卫列宁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顽强的斗争。他领导布尔什维克党迎头痛击了托洛茨基之流的进攻，尖锐指出：“**这里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线，一条是党和列宁主义的路线，另一条是反对派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②，还特别揭露了托洛茨基之

①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99页。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108页。

流用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虚伪地歌颂列宁，指出：“反对派歌颂列宁同志是天才人物中最有天才的人，这已经成了他们的老一套。恐怕这种赞扬不是真诚的，这里也含有战略上的诡计：他们想以叫嚷列宁同志的天才来掩护他们离开列宁的行为”^①，妄图“在列宁主义这个共同的旗帜下”，“偷运和培植托洛茨基主义”^②的黑货。由于斯大林捍卫了列宁的旗帜，才使社会主义的苏联得到巩固和发展。斯大林在总结取得成就的原因时指出：“我们所以取得这些成就，是因为我们能够高举伟大的列宁旗帜。如果我们想要胜利，那我们今后还应当高举列宁的旗帜，保持它的纯洁无瑕。”^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赫鲁晓夫为头子的苏修叛徒集团，在斯大林逝世以后，以反对所谓“个人迷信”为幌子，用最恶毒的语言辱骂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全盘否定斯大林在领导十月革命、卫国战争以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历史功绩，并以此打开缺口，从根本上改变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全面

①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32页。

②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304页。

③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324页。

地推行了一条以“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全民国家”、“全民党”为基本内容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复辟资本主义打开了大门，把列宁亲手缔造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法西斯的党。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被断送，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遭到了挫折，帝修反兴高采烈。在这乌云翻滚的时刻，在现代修正主义猖狂进攻的面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叱咤风云的伟大气魄，坚决保护斯大林，坚决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后不到两个月，毛主席就当面向苏修头目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并指示我们党的报刊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肯定斯大林是“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对于赫鲁晓夫之流所散布的修正主义谬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毛主席又指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①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主席发动了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1—322页。

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无情地揭露了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反动本质，就在于要毁掉列宁、斯大林的伟大旗帜，抛弃十月革命的光辉道路。毛主席一系列关于反修斗争的光辉指示，不仅澄清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条路线的大是大非，使赫鲁晓夫一伙的叛徒嘴脸大白于光天化日之下，更重要的是坚决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旗帜，大大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修防修的斗争。

王、张、江、姚“四人帮”，继承新老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头子否认革命权威，反对革命领袖的衣钵，鼓吹“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滥调。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他们还肆无忌惮地歪曲、篡改、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四人帮”及其狗头军师张春桥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就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胡说什么“马克思也不是一点缺点没有的人”，“马克思如活到现在，也可以批判”，“恩格斯思想有点糊涂”，“列宁文章中”也可以“抓出一、二句”错误，张春桥还丧心病狂地攻击毛泽东思想“过时”了，狂吠什么“我学了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还是不甚了了”，恬不知耻地叫嚷要由他写一

本《中国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分析》，“作为今后制定政策的依据”，妄图砍倒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铺平道路。但是，人民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历史的发展也终究不依反动派的主观愿望为转移。与历史上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头子落得的可耻下场一样，“四人帮”也终于彻底垮台。

综上所述，党内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头子，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总是要极力否认革命领袖的伟大作用，践踏革命领袖的光辉旗帜，而他们这种倒行逆施，在理论上的共同特点就是：竭力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割裂四者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割裂领袖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其目的都是为了否定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而把自己冒充为“领袖”。因此，正确理解这四者的辩证关系，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成为能否正确认识无产阶级领袖历史作用的哲学基础。特别是在当前，全国人民坚决贯彻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在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抓纲治国的伟大斗争中，重温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对于我们深刻认识革命领袖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极端重要性，对于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修防修，自觉地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最紧密地团结在以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把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深刻理解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四者关系的学说，正确认识无产阶级领袖的伟大历史作用

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正确认识无产阶级领袖的历史作用和自觉捍卫无产阶级领袖的革命旗帜的哲学基础，也是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和巩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和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都是把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唯心主义者根本否认客观规律的存在，无限夸大个人的智慧，竭力否认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机械唯物主义者又完全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根本否定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作用。党内的形形色色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不论他们是崇拜自发性，否认党的领导；还是鼓吹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权威”；或者是玩弄“名为树人，实为树己”的花招，兜售唯心主义天才论，把领袖神秘化，手法尽管不同，但归根到底都是把领袖和政党、阶级、群众置于根

本对立的地位。

为了同上述种种谬论作斗争，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曾经以十分精辟的语言对四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科学的论述：

早在一九〇七年，列宁就在《反对抵制》这一重要著作中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它既能以非常科学的冷静的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进化的客观进程，同时又能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同某些阶级的联系，并实现这种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并且把这两方面卓越地结合起来。”^①

一九二〇年，列宁又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一名著中，痛斥了德国“左派”机会主义者提出的“是党专政，还是领袖专政”、“是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的荒谬观点，进一步明确指出：“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②

① 《反对抵制》，《列宁选集》第一卷，第729页。

②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97页。